



## 除尘迎新岁

□沈页真

过去一到腊月,晴好天气就适合除尘扫舍。这个时候的闽南田间地头,除了几畦菜要追肥,家里的禽畜都不需要费心喂养了,农人们便进入了迎新春的状态。

寒假开始后,孩子们也加入了家里打扫卫生的队伍。这个时节,乡下日出后,最先照亮的是西边远处的村落,而我住的村子,阳光充足得等到临近晌午。但孩子们不怕冷,不少人一大早就跟着大人去溪边的竹林,准备砍竹叶做除尘的工具。以前,若是瞧见隔壁阿婶拿着砍刀出门,阿婶定会托她带上我,这样我不在家捣乱了,还能顺便带回一把竹叶做的拂尘。

砍竹子是以前乡下孩子们的心头好,走进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竹林,就像踏入童话世界。抬头看,阳光穿过竹叶洒落一地,闪闪发光,竹梢上有鸟巢,常见鸟儿飞进飞出。凑近瞧,还有竹节虫趴在竹竿上贪婪地吮吸着汁

液。阿婶一向眼疾手快,手起刀落,一根大小刚好的竹子便应声倒下。只见她麻利地把竹子的枝条削掉,然后把带着细枝的竹叶码放一起,再拿一根麻绳缠绕几圈,这样一把散发竹香的拂尘就做好了。随后阿婶又会挥几刀竹子,再做一把拂尘,好让我带回去向阿嬷交差。

回到家,太阳已经照到大程,阿嬷也换上旧衣,围上围裙,戴着斗笠,接着拿着那把新拂尘,开始打扫屋子。墙壁昏黑陈旧,残破的蜘蛛网在竹叶拂过后,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偶然被扫下的壁虎重重摔在地板上,随即一翻身,又向墙壁爬去。我那时年纪小,身轻如燕,拆蚊帐和窗帘的活儿都由我负责。

与“十八堵”眠床配套的蚊帐又宽又大,如同一件巨大的纱衣罩在床上。我只得顺着床上的横杆爬到顶端,再像脱衣服般把蚊帐从后面撩起来,接着往前一推,再用力一抛,只听“砰”的一声,蚊帐落在地上,沉积一年的尘灰也随之飞扬起舞。老式的窗帘都是串在带塑料外皮的电线上,只要把缠绕的电线扯开,顺势一拉,帘布就能轻松取下来。不过给棉被换被套,我就做不来了,毕竟长辈们盖的棉被又厚又重,小孩子一个人是搬不动的。

早年间,床单、被套、蚊帐和窗帘的浣洗都是在村中的小溪里进行的。一到腊月,那条顺着山势而下的小溪就变得热闹非凡,大人们往往各占据一块平整稳固的石头,然后卷起裤管,挽起衣袖,双脚踩进溪水中,再用力搓洗那些浸泡过洗衣粉的床单、被套,一些顽固的污渍,还得用上洗衣刷。清洗蚊帐或窗帘时,有的人还会先提醒身边人避开,接

着抡起扁担,噼里啪啦一顿捶打,水花四溅,污垢就会顺着拍打震落,转而被流动的溪水带走,之后这些步骤反复几次,窗帘和蚊帐都能洗得干干净净。到了拧干的时候,大家会分工合作,比如有的人抓着蚊帐的两端,有的人用手握住中间的位置,之后一起朝一个方向使力拧,蚊帐会像一条束手就擒的大蛇,很快脱去水分。

有时,我还被阿嬷差遣去干别的活,也就是提着水桶去溪边装水,然后跑去附近的茶树林,用溪水冲洗茶树,直到把枝条上的粉尘都冲刷干净。因为等床单被套和蚊帐窗帘都洗好了,便要直接展开晾在这些茶树上。如果茶树都被占用了,有的人还会把床单盘在平衡通信电杆的两条铝线上。

腊月除尘,是闽南人迎接春节的重要“洗事”。热热闹闹地在冬春交替的季节进行,不仅是屋舍的清扫、衣物的洗涤,更是把旧岁尘垢尽数除去,为阖家团圆、辞旧迎新腾出洁净敞亮的空间,静待新年到来。



有时让人困扰的不是事情本身,而是你赋予事情的负面解读。



## 老家的剃头匠

□董艺玲

老家那位剃头匠姓陈,他年少时曾跟一位永春老师傅学理发手艺,因为勤奋好学,很快便顺利出师了。老师傅认可徒弟的手艺,还将一些本地熟客都介绍给他。

20世纪80年代,闽南乡下交通不便,尤其是想找那些生活在偏僻地区的顾客,更是费时费力。每次出门,陈师傅都带上换洗衣物和生活用品,再提着一个装满工具的藤编篮子。沿着蜿蜒山路前行,往往抵达第一位顾客家,陈师傅的脚底已经起了泡。那时,陈师傅理发提供的是包年服务,一年只需付一次钱。其他时候上门剃头,顾客只需给陈师傅提供伙食,有条件的会为他安排住宿。连续多日翻山越岭、走街串巷,直到帮客人们都剃好了头发,陈师傅才会启程回家。不过隔一两周,他又得再次出门,重复这样的行程。

时光流转,陈师傅年纪渐长,腿脚不再利索,便选择回安溪老家摆摊,继续当剃头匠,为乡亲们提供理发服务。陈师傅给大家理发还是按年收费,也有乡亲每年给他送来八斤稻谷,抵剃头的钱。我的阿公是陈师傅的老主顾,每当他的胡须、头发变长了,都会请陈师傅上门帮忙处理。阿公总是提前烧好一壶水,又在厅堂摆好椅子,等陈师傅到了,取出工具便可以开始理发。有时剃完头发,陈师傅还会打好肥皂水,将它涂抹在阿公的下巴上,再拿刮胡刀轻轻刮掉胡子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,阿公每次都闭着眼睛,一脸享受。若是不急着离开,陈师傅还会为阿公掏下耳朵,这算是额外赠送的服务,让人倍感舒适。

陈师傅很随和,他经营的摊子也是村里人聚会的地方,在那里常能听到各种趣闻。有时家里孩子要办满月酒、周岁宴,或是新人成婚,乡亲们都会请陈师傅帮忙理个“状元头”或“开脸头”。到了腊月,来找他理发的人更是络绎不绝,大家都盼着“剃”掉一年的疲惫,换个新发型,神清气爽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。

陈师傅希望手艺能够传承下去,便将剃头手艺都传授给两个儿子。当了几年学徒,儿子们渐渐独当一面,后来还一起在村里开了理发店。陈师傅退休后,不少他的老顾客都选择来这家店里理发,有人打趣说还是陈家的手艺靠谱,父子两代人理发都让人放心。

如今,陈师傅告别了热爱的职业,在家安享晚年。不过他偶尔还会来儿子的理发店坐坐,看晚辈们用新式的电推剪为顾客理发,嘴角总带着笑。那些陪伴他度过大半辈子的剃头工具,则收进了储物间。老式剃刀、竹制梳篦、铜制刮胡碗摆放整齐,藤编理发篮也擦拭干净搁在角落。这些旧物不再使用,却留存着闽南乡村剃头行当的旧模样,也记下了陈师傅数十年走乡串户的从业痕迹。



## 不要长痛

妻子花很多时间做了一桌菜,丈夫先尝了一口,没有评价,而是开始狼吞虎咽,吃饭速度变得很快。妻子见了很高兴,一边提醒丈夫慢点吃,一边问:“我手艺不错吧?”

丈夫吃完一盘菜后,长舒一口气,说:“我是觉得长痛不如短痛,吃快点就不觉得难吃了。”

## 蔬菜味的巧克力

女儿对妈妈说:“我想吃巧克力。”妈妈拒绝说:“你不能吃太多零食,要多吃蔬菜,对身体有好处。”女儿想了想,说:“好吧,那给我一块蔬菜味的巧克力。”

## 双胞胎的烦恼

一对双胞胎在同一个班,这天,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,题目是“我的爸爸”。批改时,老师发现双胞胎写的爸爸,从性格、习惯到外貌都不一样。于是找他们来询问:“你们的爸爸不是同一个人吗?”哥哥立马回答说:“是同一个爸爸,但如果我和弟弟写的内容一样,怕您说我们抄袭对方的作文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## 深潭年鱼

□曾剑青

放寒假了,年关也快到了,孩子们的心思最是直截了当,他们会问家里的长辈:“什么时候去水潭捉鱼过年?”听长辈们说再等几天,孩子们都开心得手舞足蹈。

那方水潭位于村尾,在两山夹峙的最低处,一年到头,潭里很少泛起涟漪,平静得仿佛顺滑的绸缎。平时,潭里的水都用来灌溉两边的庄稼,田里的禾苗也被潭水养得十分茁壮。村里人还会充分利用,在春天买来鱼苗,一尾尾放进潭里,之后靠潭水滋养,鱼苗又渐渐变成肥美的大鱼。

闽南人冬后,雨水变少,潭里的水也开始一寸寸下降,直到年底,原本深不可测的水潭,就变成一泓浅洼,蜷缩在山谷的怀抱中。水浅处,此时还能看见青黑色的泥浆,时而响起“噼啪”一声,一尾大鱼腾出水面,银白的鳞片在空中一闪,又重重跌回去,那声响总会在空旷的山谷里传得老远。

这声响,也是村里人集合的“号角”。捞鱼的日子往往选在尾牙过后,这天吃过午饭,全村男女老少,能走动的,都会往潭边去。村民们有的挑着箩筐,有的提着水桶,有的挎着竹篓,还有的背上大渔网。那样子不像去劳作,倒像去赴一场期盼了一整年的盛会。

到了水潭边,大人们总是先估量水势,然后凑在一起商量该从哪围拢渔网。孩子们可等不及,立马挽起裤腿,踩着冰凉的卵石,匆匆地往水潭里跑。“这里!这里!好大一条鱼!”“堵住那边!别让它跑了!”常有几个性急的半大小子大声喊起来,大人们见了只得劝说着急。不过,很快大人们也沉不住气了,纷纷操起工具,跳入潭中开始捕鱼。

一时间,嬉笑声、呼喊声交织成一片,带着泥浆的山腥气和活鱼挣扎的鲜活气也飘荡在山谷上空。大人们三五一组,敞开的渔网一撒便浸

入水底,潭水顿时被搅得浑浊,受惊的鱼儿们到处乱窜,一些机灵的鱼能成功逃脱,有些鱼则会自投罗网,一下便被渔网逮住。我堂叔是捕鱼好手,很快就捉到一尾肥硕的草鱼,没想到刚把它抱在怀里,那鱼猛地一甩尾,瞬时挣脱桎梏,转眼间就钻入潭中不见了踪影。堂叔也不恼,只是抬手一抹脸,乐呵呵地感叹:“这鱼的劲可真大啊。”

孩子们手里拿着小网兜,破脸盆,哪里水花大就往哪里扑。我小时候总是看准了鱼的位置,立马猛地将盆扣下去,常常被溅得一脸泥,盆里却空空如也。不过也有运气好的时候,有时捉到一条惊慌失措的鲫鱼,看着它在脸盆里“扑棱棱”地跳,我就雀跃不已,比吃了糖

## 新年胜旧年

□林清秀

叹:“这大概就是缠人的年味啊。”

年味也在集市里弥漫着,本是休市时段,叫卖声、讨价声、欢笑声仍然交织成一片。春联贴满了,“福”字体多样,撒了金粉,格外耀眼;杂货铺的年货琳琅满目,核桃、瓜子、花生等坚果颗粒饱满,堆成了小山。平时售卖海鲜水产、家禽肉蛋和时令蔬菜的摊子,愈加挤挤攘攘。花店也被围得水泄不通,一屋子的富贵竹、发财树、蝴蝶兰与水仙花,着实让人挑花了眼。大家都想买些漂亮的年花装点屋子,也等不及把“春天”带回家。

迎接春节要有仪式感,那必定少不了“扫尘”这个环节。只要晴朗日照天,我们一家人必定齐上阵,窗棂上积的灰,平日里不易打扫到的角落,都得洗

净。父亲总说窗明几净,才能让人神清气爽。这天天还没亮透,家里的洗刷声已经响成一片,“登高”的是父亲,只见他脚踩梯,手握帚,三下五除二便将屋顶的蛛丝清除。“踩低”的是母亲,她曲着腿,弓着腰,很快便把地板擦得光可鉴人。阿嬷包着头巾,系着围裙,小心翼翼地擦拭神龛,神态庄重而肃穆。末了,她还哼起了闽南语歌谣:“出日头,出彩云,年兜厝内大无尘。阮一人,做总巡,发落福路照头轮。”孩子们跑进跑出,没帮忙,反添乱,却丝毫不惧引来一顿训。孩子们都知道,扫尘时长辈是不兴动气的。待扫了尘,贴上春联,年味也像灶膛的火苗,一点一点地红起来,越烧越旺。

傍晚出门,街边的路灯和灯笼都亮了,“恭喜,恭喜,恭喜你呀……”的贺年曲也在耳畔回响。一向生意火爆的肠粉店卷帘门紧闭,反倒是美发店的顾客络绎不绝,为悦己者容,要过年了,一切从“头”开始。废品站的师傅正跟老顾客开心地解释,这是旧年的最后一单,一年

忙到头,要回老家过年了。一个年轻的外卖骑手刹了车,对着打来的电话应道:“要回家,带上你们最爱吃的姜母鸭。”每个人都各有渡口,各有归舟。年岁将末,大家看似不忙了,又像是变得更忙了,因为要赶着回家过年。

风中的食物香愈加浓郁,这同样是闽南过年不可或缺年味。咸鱼、糖香、油香、鲜香、蒜香、麻香、辣香……七荤八素“撒泼打滚”,吸溜一口,仿佛直冲天灵盖,转瞬又蹿遍全身。这些香,已经不是简单的食物香,而是刻在泉州人味觉基因里的“密码”,是过年的具体载体,提醒着游子们过年奔赴故乡的意义。

夜里灯火可亲,家人围炉聚餐,边吃边聊,炉火温暖,心也很暖,感觉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。我一边憧憬年兜到来,一边用手机存好年夜饭菜谱。隔天出门遇见邻居大姐,听她热情地打招呼:“嗨,要过年了,新年胜旧年啊!”是啊,新年胜旧年,我应着,也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


## 灯火归程

□孙翊伦

笑着说:“这趟路程远,我看你没带吃的,吃点饼垫垫肚子吧。”我道谢后接着一尝,那饼外脆里软,吃着很香,也一下子把我从旅途的虚浮里拉回到现实,心里顿时变得踏实许多。

天色一点点暗下来,车厢顶灯亮了,嘈杂声低了下去,有的乘客歪着头打起盹,有的人就着灯光刷手机。卖盒饭的小推车来了又去,广播里放着些听不真切的音乐。夜渐深,寒气从窗缝里丝丝缕缕透进来。我将外套裹紧些,窗外远处偶有几点灯火出现,孤零零的,黄黄的,那必是经过某个村落。在这广袤的田野上,每一点灯光下,大约都围着一桌暖饭,等着一个归人。想着想着,我的心里好像亮起一盏灯,微光温温地照着,感觉暖融融的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广播里忽然响起报

站的声音,正是我熟悉的地名。车厢里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,睡着的乘客纷纷醒来,我也起身把行李架上的袋子拿下来。很快,车轮的“哐当”声越放越慢,随着“哧”的一声长响,车身终于停稳了。

下车走出车站,冷风迎面扑来,站前广场上灯火通明,人影幢幢,接站的、拉生意的、挑着担子卖吃的,喧闹声一片。我站在台阶上,深吸了一口气,远远地,看见了父亲的身影。他站在一盏路灯下,身上套的还是那件穿了好多年的棉外套,背微微佝偻着,正伸长脖子向这边张望。见我走近,父亲脸上先是露出了笑意,然后伸手接过我手里的包,才开口说:“走,回家,你妈妈熬了汤,到家正好能喝上。”



这些年,每到腊月下旬,我的心里就像有一个钟摆,不由自主地晃荡起来。住的小区渐渐变得冷清,楼下停车场出入的车辆变少,附近的几家早餐店也不开门营业了。空气里开始浮着一种等待的静,我知道,是时候该回家了。

买了火车票,上车后发现车厢反倒很热闹。我的邻座是一对年轻夫妇,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。小孩起初怯生生的,小手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,乌溜溜的眼珠打量着周遭。不久后熟悉了环境,小孩开始唧唧呀呀地说话,不时还对我露出甜甜的笑。过了一会儿,那位母亲从鼓囊囊的背包里掏出一个饭盒,打开后是几张饼,油汪汪的,散发着葱花和肉末的香气。她掰了一块,先拿起来用嘴吹了吹,再塞进孩子的手里,随后她又掰了两块,分别递给丈夫和我。见我推辞,那位母亲